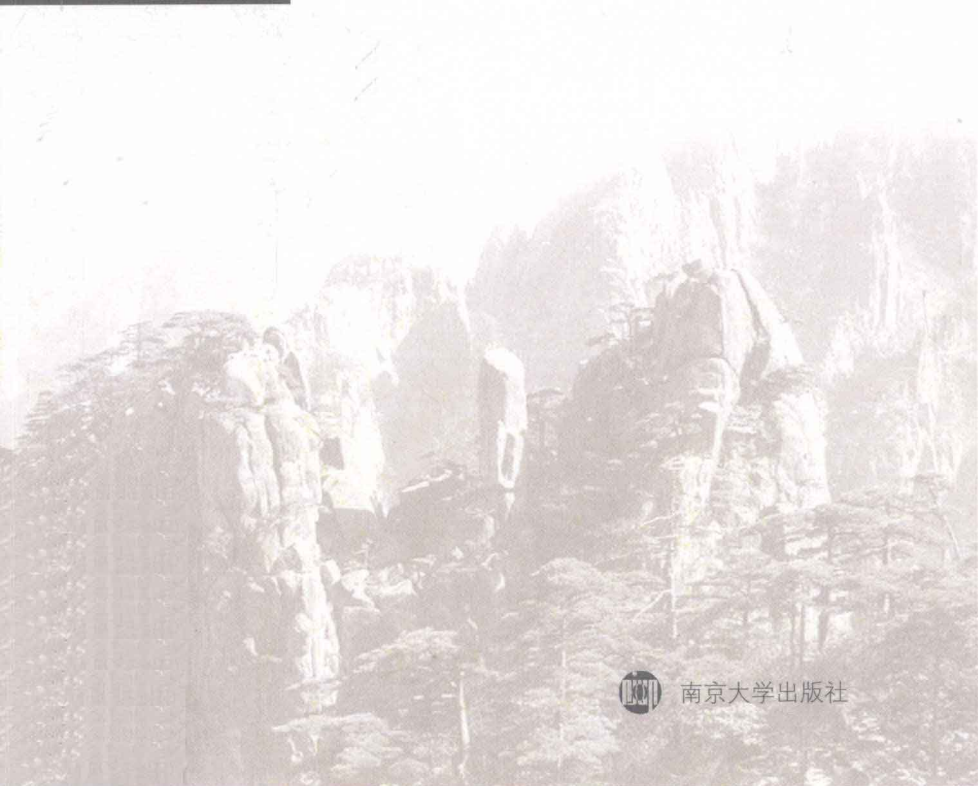


—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往事杂忆

王德滋自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往事杂忆

王德滋自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杂忆 / 王德滋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305-09783-6

I. ①往… II. ①王… III. ①王德滋—自传 IV.

①K82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61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书 名 往事杂忆

著 者 王德滋

责任编辑 王运来 薛志红 编辑热线 025-8359714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783-6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序

百年校庆余音犹在,转眼之间,南京大学又迎来了 110 周年校庆。10 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南大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科技文化进步、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使命,秉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奋力开拓,努力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南大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坚实的基础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迸发出生命力和创造力,端赖于百年南大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发展潜能。因此,要保持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必须总结、研究南大发展的历史,传承南大优良的传统,激发南大创新的活力。

自 10 年前纪念百年校庆时起,我校就启动各种校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与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百年史》、《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和《学术大家名著系列丛书》等一批图书。我们深知,历史的载体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还有一批又一批生活在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是南京大学这棵百年乔木上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硕果。岁岁年年,花开花落,但往事不可能如烟,这些鲜活的生命和他们广袤的心灵,见证了南大的重大变革与日常生活,经历了南大的美好时光与伤痛感慨,承载着南大的历史和未来,是南大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宝藏,他们是南大“活的历史”。在这些生命中,各个学科中德高望重的名师和家人们的记忆犹为重要,所谓“老成耆德,重于典型”,他

们的生活经历、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们研究校史,温故知新,发扬传统极具借鉴价值。

这样的传记形式可以归入所谓“口述历史”的范畴。人类在文字发明以前就以口述的方式传承历史,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皆注重访问故老,收集生动的历史细节,现代史学更是将“口述历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它源自人们的记忆,通过专业人员访问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的见证者与亲历者,采用笔录或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来保存鲜活的原始记录,再从中加以概括整理,与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形成回忆录、自述、自传等历史文献。“口述历史”一方面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突破了文献史料多记载大事件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广度;一方面从事件进入到人的情感与心灵,开掘了历史的深度。

南大人的身心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高校发展的历程。我们相信,这套《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口述历史的有益尝试,如果进一步扩大口述人的选择范围,持之以恒地收集、整理、研究,将为南大和中国学术史保留一批忠实的记录,可以补充史料的阙失,呈现事件的真相,引导我们感同身受地了解南大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

是为序。

洪银兴

2012年4月18日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3
书香门第	4
襟江小学	7
中学时期	8
江苏教育学院	10
重燃升学希望	11
第二章 立志献身地质科学	15
两位引路人	15
大学生活点滴	17
吴有训校长轶事	20
师恩难忘	22
邂逅姻缘	25
第三章 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33
“五二〇”学生运动	34
应变护校斗争	38
“四一”学生运动	39
迎接解放	42
第四章 留校任教	45
战胜病魔	46
组织家庭	49
初登讲坛	52
科研起步	55
双肩挑干部	57
第五章 艰难岁月	61
反右斗争前后	61

	批判白专道路	65
	“文革”风雨	67
	患难见真情	74
	久阴转晴	76
第六章	花岗岩与火山岩研究	81
	发现加里东期花岗岩	81
	五朵金花	83
	举办花岗岩国际会议	85
	研究次火山花岗岩	87
	发现S型火山岩	88
	研究大火山岩省	91
	团队的力量	92
第七章	南大情结	97
	匡亚明复出	97
	走出国门	100
	励精图治	103
	校友情深	106
	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	111
第八章	情系南京	117
	参加沿江考察	118
	浦口生态考察	120
	保护地质遗迹	122
	结对培养人才	128
	从事科普教育	129
	心系南京发展	130
第九章	家乡行	133
	早期回乡	133
	家乡巨变	134
	今日泰兴	138
第十章	两情相悦永伴随	143
	病象初现	144
	赴澳探亲	152
	守护病妻	157
附 录	山西行	161
结束语		169

自序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我久想撰写一本回忆录，记述一些有关的人和事，以免日后因记忆力衰退而遗忘。但我犹豫良久，下不了决心。拿起笔，放下；又拿起笔，又放下，反复多次。主要是感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太平淡了，19岁前在家乡泰兴，19岁后来到了南京，从求学到工作，都在南京大学，似乎值得写的东西不多。但后来我改变了看法，觉得八十多年的人生，从感情角度来说，我有四个“终生不渝”，仍有值得写的东西。最后我决定拿起笔来写些对往事的回忆，以表述自己的人生历程和感悟。

首先，我对地质科学的热爱，终生不渝。记得1997年我在古稀之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我的学生张以诚（1963届毕业生），颇有才华，他写了四首“十六字令”，以表祝贺，现录于此。第一首：“地，大地求索五十年，风共雨，谁知辛与甘？”第二首：“山，平生立志万山间，魂梦牵，神州山外山。”第三首：“岩，山石磊落自成岩，苦钻研，快马更加鞭。”第四首：“人，青山踏遍志未残，热血沸，为霞尚满天。”尽管其中有些溢美之词，但却表达了我对地质科学的热爱之情。

其次，我对南京大学的感情，终生不渝。四年的大学生活，三年在中央大学，一年在南京大学，我是六十三年前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的见证者。解放初期，我有两次险些离开南京大学，好在均未成真，说明我与南大有不解之缘。解放后的六十余年，

我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学的巨大变化，从前期的“风雨兼程坎坷路”到后期的“改革开放谱新篇”，我亲身经历了南大发展的全过程，通过记述自己知晓的一些轶事片断，可以作为校史的补充。

第三，我对南京和泰兴的感情，终生不渝。江苏泰兴是我的家乡，南京是我学习和工作大半生的地方，前者是第一故乡，后者是第二故乡。我对南京、泰兴的一草一木怀有深厚的感情。南京优美的自然风貌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全国独领风骚，经济建设亦居全国前列。泰兴已进入全国百强县（居第56位），且四度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市，我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最后，我对我的夫人洪奉青的感情，终生不渝。我与奉青相知、相守六十余年，可算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我俩既非同乡，亦非同学，又无人介绍，完全是“萍水相逢”，“天作之合”。现在奉青身患重病，我是她的重要精神支柱，而奉青的病情稳定，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力量。我要珍惜这份人间难得的感情，终生不渝！矢志相守！！

我的回忆录即以这四个“终生不渝”为主线，属于专题回忆性质，书名《往事杂忆》，全书分十章，从中不难了解我的人生道路和事业发展的主要历程。感谢王运来教授为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和事作了简明注释。感谢施贵军教授协助收集照片，使书中的文字与照片能够密切配合。感谢南京大学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朱小卫同志和泰兴市科协许咏诗同志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2011年是我校地质学科创立九十周年，2012年是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在这两个节日之间，谨以此书献给母校，作为对母校培育之恩的一点微小回报。

王德滋 于南京大学
2012年元旦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雄浑的长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息,自西往东流入江苏境内,南岸是绵延不断的宁镇山脉,北岸是一片冲积平原。扬中县位于江中间的一个沙洲岛上(面积仅次于崇明岛),这个沙洲岛将江面一隔为二,北面是主航道,南面是较窄的夹江。主航道的北岸就是我的家乡泰兴县境了。

泰兴有几个港口,其中,以高港最大(现已划归泰州市),其次是过船港、天星港和七圩港。旧时的泰兴县城,面积很小,沿城墙走一圈不过几公里。城内有东西和南北两条街道,用长长的石板铺成。街道狭窄,两旁均是店铺,几乎一律是平房。鼓楼是县城的商业中心,有几家稍大的布店、书店、百货商店之类。鼓楼北面有一座中山塔,高四层,其内安装了一个自动报时的大钟,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图 1-1)。城内有庆云寺和广福寺两座寺庙,西郊有一座宝塔名法轮塔,五层,无顶。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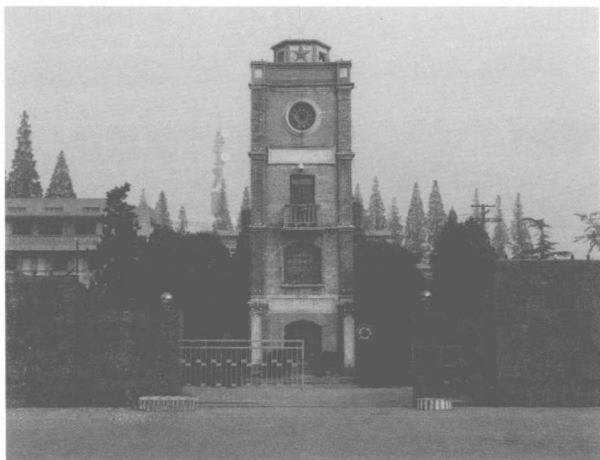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山塔

云寺后毁于战火,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迁至西郊,与法轮塔融为一体,塔亦有了顶。记得东边城墙顶部还有一座望江楼,登楼可以眺望长江,由于年久失修,很早以前就坍塌了。

书香门第

我的老家是前隆盛巷东头第一家,位于县城东区。那是一个文化区,泰兴中学、襟江小学、孔庙、文昌阁均位于该区(图1-2)。家的南面是公园,园内有一株几个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树。家的东边濒临一片宽阔的水面,一到夏季,水面上飘浮着田田的荷叶,其间是亭亭玉立的荷花,荷叶下面覆盖着嫩嫩的菱角。这一带是县城最秀丽的风景区,现已辟为“仙鹤湾风光带”(图1-3)。老家有十几间瓦房,分为前、中、后三进,后进连接一个小花园,栽有蜡梅、石榴和桂花各一株,还种植了月季、芍药、牡丹等多种花卉,这在当地也算是殷实之家了。

我生于1927年6月27日(农历5月28日)。父亲王心楼,又名宜耐,毕业于南通师范学校。通师的校长是清末状元张謇^①,他既是实业家,又是教育家。父亲毕业后回到县城担任小学教



图1-2 文昌阁

师,虽然薪水微薄,但由于祖父母去世时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所以家境还算优裕。母亲姓刘,文化程度不高,是典型的贤妻良



图 1-3 仙鹤湾风光带

母。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王蔼如(比我大9岁),二姐王惠如(比我大7岁);三个哥哥,大哥王德润(比我大5岁),二哥、三哥均幼年夭折。我是最小的儿子,父母担心也夭折,给我取了一个小名“锁儿”,果然就被锁住了。1934年,最小的妹妹王淑如出生,母亲得了产褥热去世,年仅39岁,那年我才7岁。不久,父亲续弦,继母娘家也姓刘,她的侄儿是当地有名的“刀笔吏”(也就是讼棍)。他教唆继母,挑拨父亲与子女的关系,父亲心情很不舒畅。结婚不到一年,在为母亲做冥寿的那天晚上,父亲突发脑溢血随母亲而去,年仅41岁,这年我9岁。两年之内,父母双亡,家道顿时中落。继母与我们分家单过,我和淑如全靠两个姐姐抚养成长。两个姐姐出嫁后,大哥挑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他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在县城任小学教师。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为生活操心,后又不幸染上肺结核,大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哥终身未娶,他怕连累女方。无论是父亲,还是大哥,学历都不高,属

于一般知识分子。因此,我的家庭出身,只能勉强够得上是书香门第。

有一张照片特别来得珍贵,我至今珍藏在身边(图 1-4)。那是 1949 年冬季在南京中山陵拍摄的。这张照片的来历是这样的:大哥的小学同学荀毅抗(原名荀维仁),中学没有毕业就参加了新四军。南京解放初期,急需补充大批干部。荀毅抗时任南京税务局长,在他的引荐下,大哥离开泰兴到南京税务局供职,享受供给制待遇。当时我在中央大学三年级读书,兄弟俩同处一个城市,相互照顾,非常难得。在此期间,大姐从泰兴来南京探视两个弟弟,我和大哥陪她去游览中山陵,荀毅抗的爱人沈璇和弟弟荀维明(我的小学同学)也陪同前往。这张照片反映了浓浓的亲情,也反映了可贵的友情。



图 1-4 1949 年冬与亲友合影于南京中山陵:

王德滋(左一),大姐王蔼如(左二),兄王德润(后右二),荀维明(后右一),沈璇(前右一)

然而好景不长,大哥不幸又肺病复发。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护送大哥回乡疗养。大哥为生活所迫,病情稍许稳定后又在县城担任小学教师。他为了照顾弟妹,作出了最大牺牲,手足之情,真是毕生难忘啊!

襟江小学

泰兴襟江小学的前身是襟江书院,创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图1-5)。最近,我浏览了襟江小学校史《悠悠襟江》,知道在襟江小学历史上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泰兴知县金以诚^②,他用自己的“养廉银”创建了“襟江书院”;另一位是后任知县龙璋^③,他于1901年将襟江书院先是改名为“泰兴县

学堂”,翌年改名为“泰兴第一高等小学”,最终改名为“襟江小学”。学校为何以“襟江”命名?这是来自唐代文人王勃所写的一篇《滕王阁



图1-5 襟江书院

序》的文章,其中有“襟三江而带五湖”这样的名句。取名“襟江”,意在培养“以江为襟,志存高远”的学生。襟江小学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

从我四岁起,父亲就教我认字,到入小学前,我已认得了几

百个字了。襟江小学位于县城东街,距家不远。校长徐子贞,个儿不高,常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他以身作则,深受学生爱戴。襟江小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天下午放学,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学生排成两个方阵,面对面站立,唱《放学歌》,歌词简单易记:“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朋友,大家暂分手。明朝会,好朋友;明朝会,好朋友。愿明朝,齐到无先后。”唱到“明朝会,好朋友”时,相对的两人互相鞠躬。这首歌,天天唱,已唱得滚瓜烂熟,一辈子也忘记不了。这首歌对学生很有教育意义。首先,要求学生必须在学校做完功课,不许带回家中;其次,提醒学生,第二天早晨必须准时到校,不得迟到;第三,培养学生从小热爱集体和团结友爱的精神。

在襟江小学,我只读了五年,中间跳了一级,11岁毕业,这全得益于父亲为我的学前教育所打下的基础。

中学时期

我的中学阶段是在动荡不定中度过的。因为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初中阶段,我换了好几所学校,到了高中阶段才稳定下来。1938年夏季,小学毕业时,上海的沪光中学在泰兴办了一所分校,校长罗树声,原是武汉大学讲师。我那时小小年纪,听说校长是大学讲师,觉得了不起,就上了这所中学。我在这所中学读初一,记得语文教材中有鲁迅的散文《秋夜》、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读了印象很深刻。尽管是初中,师资阵容却很强,甚至有的曾是大学教授,如朱东润,原是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大材小用啊!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教师一个个跑到后方的大学或中学任教去了,学校勉强维持了一年,就停办了。

1939年秋季,我转学到泰兴县立初级中学(泰兴中学前身)

读初二。泰中紧靠襟江小学，教学楼是一座二层楼房，坐在教室里可以望见襟江小学的操场。开学没有多久，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敌机飞临县城上空，盘旋几圈，丢下了十几枚炸弹。泰中虽然没有挨炸，但是敌机还会再来啊！校长林蔚岑为了保证师生的安全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当机立断，决定将学校搬到农村去。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在宣家堡附近的樊家堡觅得一处庙宇作为临时校址。一切因陋就简，很快就恢复上课了。学校通知全体学生集体乘船前往。大姐为我准备了简单的行李，亲自送我上船，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在北门外的两泰运河（泰兴至泰州）码头，十几条大船整齐地排列在河面上准备开往新校区。

樊家堡是典型的农村，村内有一座庙宇，用做教室、校部和伙房，而学生宿舍则安排在邻村的一座较小的破庙里，两座庙宇相距约两公里。每天清晨，我们整队跑步前往校部。上课、用餐、晚自修全在校部，课桌就是餐桌。晚自修也在教室里，没有电灯，全靠汽油灯照明。樊家堡就在运河旁边，河上有一座简易木桥，过桥走两公里就到宣家堡。宣家堡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集镇，我们常在假日前往购物，顺便吃点小吃。学校前面有一片沿河的小树林，我常在河边或林中背英文单词，一面观赏河中来往的船只，怡然自得。

记得寒冬腊月的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学期临近结束，快放寒假了。学校突然召开紧急会议，林校长站在雪地上对同学们讲话：“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泰兴县城沦陷了，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一下子听懵了，有的同学甚至吓得哭了起来。林校长接着说：“考虑到你们年龄都还小，家住在县城，家长不放心。学校决定暂时解散，何时复课，等候通知。”就这样，我们与老师告别，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樊家堡。

我从樊家堡回到家中，才知道县城沦陷的经过。一个名叫蔡鑫元的汉奸暗中与日本人勾结，引狼入室，日寇没有费一枪一弹

就占领了县城。蔡鑫元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由于迎日寇“有功”,被汪伪政府提升为伪军的一名师长,成为泰兴一霸。

从泰中回到县城以后,整日在家中闲着,无书可读,学业荒废。这时,泰兴有两位名士戴为蓂、杨元毅不忍心看到孩子们失学,他们自己出资延聘教师在戴家大院办了一个补习班,后因空间太小,容纳不了多少人,又租用了邻近的一座二层楼房作为校舍,并将补习班正式命名为“扬陋学塾”。我在这个学塾一直读至初中毕业。

我的高中阶段就读于延令中学(泰兴旧称延令),校长封伯勋,是泰兴的一位知名教育家。延令中学位于香花桥畔,邻近一个池塘,塘的中央有一土墩,名叫“三妃墩”,传说北宋南渡时,有三个妃子落难病逝于此,土墩即为她们的合葬墓。延令中学的校训是“内充实,外光华”六个字,具有“内圣外王”的深远含意。作为一所私立中学,学校每学期向学生收取一石米的学费,但同时也规定,凡是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位居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缴学费。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前三名之列,从而获得了整个高中阶段免缴学费的奖励。

在延令中学读书期间,我最佩服语文教师杨元毅。他讲课精辟、生动,引人入胜,教材选自《古文观止》、《徐霞客游记》、《饮冰室文集》等,隔几周布置一篇作文,要求一律用文言文写作。他对我的作文很欣赏,圈圈点点,并让在全班传阅。后来我报考中央大学时,作文考题为:《论传记文学》(限文言文),我大加发挥,自感作文写得不错,这应归功于杨元毅老师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江苏教育学院

1944年我高中毕业,面临升学问题。当时正值抗战后期,南